

曉轉齋散記 (二)

胡博淵

寄讀盛宣懷家

莊誦芬先生，吾家世交也，為盛宣懷（字杏蓀）

莊氏夫人從弟，時執教盛家為西席，為盛老太爺幼子萊蓀之塾師。莊先生聞余由鄉來滬，語長兄曰：「青年須先有國文根底，方能習別行，余祇學生萊蓀一人，且僅上午半天，下午習英文，空時甚多，令弟可就余讀」。余遵兄令前往。盛公館位上海靜安寺路一

○號，厦屋渠，堂奧深邃，僕從如雲，余幾如劉佬佬進大觀園，陳設新奇，目不暇接。盛為慈禧太后最賞識之四宮保之一，紅極一時，而以盛最受眷寵，兼掌招商局，鐵路，電報局三重要洋務，聲勢顯赫，車馬盈門。萊蓀與余同年，平時不准出大門，但公館以內，無敢阻者。常引余參觀各室，因係童年，百無禁忌。余聞盛氏晚間批閱公文，迅速無比。某日萊蓀引余於稍遠處偷視之，躡足不敢太近。初次見大員閱卷，威儀萬千，頗饒興趣。萊蓀嬌養，上午讀華文，但十時始來，躡足於摺椅看書。師曰：「不解當問。」萊蓀曰：「先生如有不解處，亦可問。弟子不必不

，呼吸悶損，狀至可憐。合昏後，萊蓀竟不肯離新房，乃父無可如何也。新娘妝奩外，帶來罐菜甚多，如糟魚糟蛋，鹵菜等。萊蓀飭僕送來書齋予師友及余食之。太翁年事已高，未及年杪而壽終正寢，慈禧太后派袁世凱弔喪。素聞袁、盛二宮保交惡，二人皆李鴻章義子而深得鍾愛者。聞袁任韓國欽使時，恃才自傲，藐視日使，乘輻直入宮禁，而日使則須於宮門下轎，步行入覲，日方不能堪，致肇甲午之變，袁以眷屬委之唐紹儀，而隻身遁歸。傳盛於此時，進謁於李欲殺之，同時彈袁者，頗不乏人，終以李愛其才而有之。袁聞而啣之，交惡由是起，終清之世，兩人不獲同顯於朝，職是故耳。盛太翁去世前，袁賦閒已久，至是奉旨弔喪。余久聞袁名，因隨萊蓀前往觀之。袁入禮堂行古禮，撫棺繞行，執子姪禮甚恭，狀至悲慟，竟至淚下。觀者咸以為如袁、盛以前不睦，從此冰釋矣。孰知有大謬不然者，蓋大員丁憂，須呈辭各職，例必奉旨慰問，移孝作忠而留任。詎盛之章上，三日後降旨照准，三缺盡去，殊出意料，而袁氏則東山再起矣。

兩年後科舉最後一次考試時，萊蓀往武進縣試，邀余同往，謝之。因彼時風氣已變，均以投考科舉為恥矣。萊蓀在考場屢次污卷而索新冊，考官以其為宮保子弟而允之，且揭曉有名。人謂「末科秀才」。

余以一介貧寒村童，初蒞十里洋場，而有此機緣得入此顯赫高官之府第，目親豪華錦繡，未始非寶貴

如師，師不必賢於弟子」。其頑皮有如此者。作文課，每三六九一篇，題出而我搜索枯腸時，萊蓀示我外出，曰：「隨我來」。至一座洋房，係宮保招待貧寒同鄉及寒士所居，三項事業有缺即補。內多飽學之士，見我二人至，羣起歡迎，萊蓀曰：「師又出題矣」。諸人願代筆，一揮而就，回塾抄錄交卷。時有潦草不識而抄錯者，先生常密圈全文，而批別字於上，可見先生明知有人代筆，而不願說穿耳。

如是將及一年，先生常詢及我家中情形，如田地產業等，疑而歸問兄嫂，大嫂笑而不言，堅詢之，知師有女擬偶余，從此余不肯再去，不久師妹去世。在盛宅一年，見聞甚多。中秋節，逢盛老太翁八九高齡，常州有慶九習俗，盛老謂萊蓀曰：「我風燭殘年，欲為汝行婚禮，但爾年僅十四，以我家門第，不能領養媳，今與汝約，行禮後須至二十歲，始准同房」。萊蓀允之。盛老乃於慶中秋時做九並娶媳，三事並舉，賀禮擁至，單雲南火腿一項已滿貯兩室，餘可知矣。新娘為蘇督糧道陸升甫之女。中秋節，秋老虎作威，萊蓀迎轎行禮後，謂新娘穿衣七件，悶坐轎中甚久

之經驗也。民國八年（一九一九），余留美歸國，萊蓀之姪盛思頤，時為漢冶萍公司副總經理，聘余為該公司工程師，並告余乃叔萊蓀，少年體弱，妻妾而外，烟癮甚重。謂余如能勸其戒烟，必當重謝。余與萊蓀十五六年未晤，亦欲一探其究竟，乃銜命前往盛府。閩者言主人外出，不久即歸，延入客廳等候。未幾一車至，萊蓀由汽車出，頭戴瓜皮小帽，綴珊瑚結子，身材矮小，一如十四歲同塾時。但面無血色，精神萎靡，其童年活潑充沛之情形，判若兩人。寒暄之餘，乃姪所囑，不敢啓齒，因察其情，殆特烟苟延，勸其戒，不啻促其命也。此蓋早婚之害也。乃以謹謝不敏答恩頤，後不數年而萊蓀逝矣。

由尚賢堂到

游學預備科

自離盛府，仍隨讀英文於大哥，與二哥表兄等四人同室。讀印度讀本，大哥云：「如能背解，當再授一課」。余每天能盡三四課，半年後讀至第五冊。大哥之英文，係在電報局時自習，並無深造程度，其拼音尤不正確，至是乃告余曰：「我不能再教矣」。遂伴送至格致書院見美教士李佳白，李時方籌備尚賢堂，暫借六馬路格致書院上課，余乃報名。李問余英文程度，告以現讀印度讀本第五冊，當以東方讀本第五冊令余讀之。冊厚而字小，遠較印度讀本為深奧，余

快讀之，但切音錯誤百出。李以拼音雖差，而能快讀，竟將我插入第一班，其英文讀本即為東方讀本第五冊。全堂共有六班，第一班人數最少，連余祇十人，口有後為震旦大學校長多年之胡文瀾及少慶，嚴善坊等。嚴沙二人，為李佳白每星期在格致書院演講後整理文稿，以備次日登載申報，係半工半讀性質。全班除余外，皆有六七年英文程度。課程有歷史，地理，中文，英文，法文等。李喜宣傳，每月考試，各科前二名，均得登載申報。全班皆報上有名。余英文雖不如人，而史地等恃記憶力，故每次報上亦有名。數月後尚賢堂新厦落成遷入。走讀十月，因美排斥華僑而抵制美貨，上海為文化首要之區，人情憤激。余等曠課往聽學界名流戈鵬雲等之演講，彼勸聽眾不要與美人合作，不入美人學校，不購美貨，不作美人之厨司僕役等。次日上課，李即以未請准假曠課外出而加責備。李頗熟知四書，並引天地君親師之訓。學生集會，議決次日日起不上課。李頗重視學生，尤其是頭班生為宣傳計也。當時頗為惶急，但因責備學生而難收效，乃使帳房來勸。以潮流關係，學生卒未回校，余遂告失學。適值電報局招考測量班學生，錄取者，每月津貼八十元，二年畢業後服務數年，有選送留學希望，回國重用，余起好奇之心，欲觀察自己學力，能否錄取，遂報名嘗試。入場後見大哥係監試員之一，欲避已遲，勉強完卷。後報載錄取，親友道賀，然我志不在此，意欲進大學而習理工。大哥嫂苦勸不可失此

投考路礦學堂

不久報載唐山路礦學堂（即以後交通大學唐山工學院）招考廣告，考清季光緒三十一年（一八一四），督辦關內外鐵路大臣袁世凱，胡燏芬，以路政既興，人才缺乏，請准創辦唐山路礦學堂，町京奉鐵路及開鑿煤礦公司分擔經費，校址為開鑿煤礦所在之唐山。招考科目繁多，除中英文，歷史，地理，代數，幾何，三角，化學，物理諸科外，並有地質學等——此為各校以前所未有者。分上海，天津，香港三處招考。錄取者第一年每月津貼銀四兩，第二年六兩，第三年八兩，第四年十兩。游學預備科英文報三十四人，皆心嚮往之。但恐被取笑，表面皆漠然置之，祇有同一自修室，亦同住一樓上宿舍者，不能相購。各自暗備應考書籍，於每晚監學十時檢查息燈後，將宿舍門窗四周，以牀毯塞緊，不使漏光，每人坐被內秉燭準備，如是三月，已屆考期。余因家在滬，請假有辭。次日在上海洋涇濱長發棧，見英文班全體同學皆在，相視而笑，翌日即往報名。主考係京奉鐵路總工程師英人葛利非司，被聘為該校教務長，報名須經其親自面詢。投考者頗多，來自內地各處之高中畢業生，理數諸科皆高，惟不慣聽英語，而唐校教師，除中文外，皆係英人，英語聽課，是為必要。主考身軀肥大，口啣雪茄，發音含混，使內地考生，心慌難解。報名者排長列行，我前面一人，亦由內地來者，恐聽不清楚，而探詢報名已准者有關葛氏所詢之次序，答為：

畏機，且示如余堅持入大學，其財力亦有力不從心之苦衷。余謂：「兄之經濟情形，弟所深知，如進修大學，必另行設法，不為兄累也。」大哥立即改口曰：「弟若決意進大學，余必盡力資助」。手足之情，感佩難忘。

時已十月，各校早已開課，因熟人介紹，往吳淞口復旦大學見馬湘伯校長，請准入學。伊出試題「民為重，社稷次之，君為輕」，兩小時交卷，批准錄取。當告馬先生：「余家貧寒，可否免繳已過兩月之學費？」答云：「此例不可開，否則吾校在吳淞口，風景絕美，如可按月繳付，則租界小客棧之人書來居住矣。」但對余頗表同情，允來春第二學期進校，毋須再考。遂借西門陸家花園同學陸仁齋之書房，教學生三人英文，每月各收二元，以資另用。十一日報載，蘇撫陸元鼎設江蘇游學預備科招考，初試中英文，錄取者複試。余投考獲取。報又載被取者複試，如諸生自信有錄取希望者，望隨帶行李，以便開課，因年關已近也。複試揭曉取八十名，分英，法，日文三班，余獲取第十六名。又臨時擇優派送歐美五名，日本五名，赴美者，有徐善祥，曹樑厦等。後悉陸無因人言其年老頑固，不諳新學，終於休致。陳夔龍繼任，履新伊始，即聲言欲閉關此校，蓋肅規曹隨，於已無益，不如另起爐灶，自立聲譽。全體學生乃罷課，斥為「未有新憲，遽廢舊政」。陳有所顧忌而言和，預備科仍以三年卒業，惟日文班二年，均不予派遣留學。從此各自為計，騎馬尋馬矣。

投考路礦學堂

(一) 姓名。(二) 年齡。(三) 學校。(四) ……
：某君年記之。輪到他時，葛氏詢其姓名，答無訛。次詢何校讀書，竟答二十歲，葛以其聽錯，再詢第二次，而某君仍答二十歲。葛氏遂不理而詢第二人。蓋某君牢記前人所告之次序也。

考試在上海廣肇公所舉行，連考四天。第一日十餘人，第四天，不到四百人矣，我未嘗讀過小學，中學，進游學預備班，開始讀代數幾何，此次所考解析幾何，三角諸科，皆係購書自修，毫無錄取把握。而此次與考者，有南洋公學，聖約翰大學，復旦大學及高等學校畢業生等甚多。余考畢即返蘇州，兩星期後報上揭曉，港滬津三處，共錄取一百三十一名。游學預備科英文班三十四人中，共取三名，余亦忝為其一，當時心理上之愉快，難以言喻，較以後考取清華官費留美時，尤有過之。因投考者理科較我高深者甚多，皆名落孫山，而我忝備中取，豈非幸耶？光緒三十三年（一八一六）一月，路礦學堂正式開課，由方柱臣任監督。次年郵傳部收回部辦，開鑿煤礦，以無權過問而不願攤負經費，曠科遂未開辦。方去，由熊崇志任坐辦，裁撤監督名義。余於宣統三年（一九一〇），考取清華學校留美官費。民國元年（一九一〇）路礦學堂，更名為唐山路礦學校，趙士北任校長。民國二年，上海南洋公學改稱為交通部上海工業專門學校，唐校於民國二年改稱為交通部唐山工業專門學校，民七更設機械工程及礦冶科。嗣由駱通，章宗元，劉式訓等相繼長校。

（待續）